浅析对有限合伙人权利的保护

桂仁文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我国的《合伙企业法》对于有限合伙人权利的规定不够具体，而是从义务的角度来规范有限合伙人的行为。以至于在实践中出现了有限合伙人的监督权、诉权受到侵害。另外，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也不尽相同。本文以有限合伙人不同权利受到侵害为切入点，分析了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limited partners

Gui Renwe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China's Partnership Law is not specific enough in terms of the limited partner's rights, but regulates the behavior of limited part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ligations. So that in practice, limited partners' right of supervision and right of action are infringed. In addition, the court's treatment of such cases var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infringement of different rights of limited partn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limited partners' righ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suggestions.

Keywords: limited partnership; limited partner; limited partner rights protection

一、有限合伙人及其权利概述

有限合伙人不同于普通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该条款主要明确了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出资的义务。而在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权利与义务总是相对应的。既然法律限制了有限合伙人对企业的管理权，禁止其执行合伙事务，那么也相应地减轻了其对企业应负的责任^[1]。这就是笔者认为有限合伙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

从法条上看，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内容主要规定在第六十八条第二款。有学者将这些权利进行分类：一是财产收益性权利，比如份额转让权、出质自由权、盈余收益分配权。二是监督性权利，包括知情权、建议权、表决权。三是救济性权利，也是笔者认为最具有实质性的权利内容。包括直接诉权和派生诉权。直接诉权是指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派生诉权是指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有限合伙人通过行使诉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四是交易类权利，例如竞业自由权、自由交易权等。有限合伙人可以以自己创立的公司、企业同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因为有限合伙人通常不会损害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如果合伙企业利益受到损害，其也要承担有

限责任，难逃干系。

二、关于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几种典型案例

（一）有限合伙人主体资格认定不清的案例

案情简介：再审申请人杭州宽华欣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东方汇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入伙协议》对于宽华欣享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定向投资于乐视体育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萍乡东方汇富（愿合伙人）应当共同签署才能使协议成立并生效，但该协议由于其他有限合伙人未一致签署，因此并不成立，生效。再审申请人据此要求法院认定该协议无效，并判令被申请人返还出资款。但一审法院认定协议成立并生效。

案例分析：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法律问题。即合同的成立要件并不等于合同的生效要件。合同经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但生效要件要更加严格，包括民事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规定：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3]。这是合伙协议法定生效要件。因此，在本案中，很明显再审申请人签订的入伙协议并未经原合伙人全体同意，即不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发回重审。该案说明并非真正符合条件的有限合伙人的权利需要得到法律保护，也要避免被“有限合伙”。一旦被法律确定为“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就意味着其需要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对于有限合伙人的主体资格认定一定要慎重，既不能过于紧缩，也不能过于扩张^[4]。

（二）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监督权受到侵害的案例

案例简介：原告王兴学于2010年8月18日以两笔500万元计1000万元汇入被告蓝色大禹有限合伙企业，并签署合伙协议，成为蓝色大禹的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法》和《合伙协议》第十三天的规定，原告有知悉合伙企业成立以来的银行往来、财务会计凭证、投资协议、投资决议等信息的权利。原告多次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向被告要求行使权利，均被无理拒绝。被告辩称原告无权要求查阅银行对账单、原始会计收支凭证。并称原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如果其滥用合伙人权利将给蓝色大禹造成巨大的损失。对此，法院认为，原被告签署的合伙协议规定有限合伙人有权了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因此对原告的查阅相关资料的请求予以支持。至于被告声称原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不予采信^[5]。

案件分析：在实际生活中，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监督权往往最容易忽视，一般有限合伙人只负责接收盈余利益，不管理公司事务，但是一旦合伙企业遇到重大经营问题，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已经于事无补了，只得通过行使直接诉讼权或者派生诉讼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因为一方面权利人本身的权利意识淡薄，缺乏一定的“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也与立法层面不具体不详尽有关系^[6]。

（三）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权受到侵害的案例

河北融投融资业有限公司与信达公司、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融投担保、融实投资、信瑞基金借款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融投融资业认为信达公司与其无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与其产生直接债务关系的是融实投资，信达公司作为融实投资的有限合伙人，代其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由信瑞基金作为融实投资的受托管理人对外代表企业行使权利，信达公司多次沟通信瑞基金，请求信瑞基金起诉融投融资业收回贷款，但因融实投资、信瑞基金均系融投担保的关联企业，信瑞基金不启动相关诉讼，因此信达公司在其怠于履行义务时，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而上诉人融投融资业显然不承认这一点，以管辖权异议为由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变更管辖法院，从而使判决对其有利，损害信达公司的派生诉讼权^[7]。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通知》，原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通过这几种合伙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例，究其原因都是对其权利保护力度不足。法律对于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监督权的范围以及行使方式规定不够详细导致实践中出现很多争议，如果立法层面能够更加详尽地阐明，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法律对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界定不够清晰，例如知情权、监督权、派生诉讼权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权利，相对应也就成了普通合伙人的义务，法律应当具体明确普通合伙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有限合伙人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信息^[8]。如果法条明文规定这一条款，在实践中会减少很多关于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监督权纠纷案件。

三、我国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条规定不够清晰、具体

我国的《合伙企业法》似乎更加侧重对有限合伙人义务的约束，对其义务规定较为具体，比如规定其出资方式，不得以劳务出资，可以以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出资，出资方式规定非常详细。但是无论其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还是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都需要承担责任，如果对企业产生损害，其利益也必然受到损害，相信大部分人是不会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的。但本文侧重于对有限合伙人权利的保护问题，《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要查阅财务资料必须符合前提条件——涉及自身利益。这就为普通合伙人阻止有限合伙人查阅财务信息找到了一个借口——该财务报表不涉及有限合伙人利益，因此有限合伙人无权查看。“涉及自身利益”这几个字出现在法条中着实没有必要，因为深究起来有限合伙人入伙，那么企业的财务一定与之利益有关联。另外，法条中“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除了会计账簿还包含哪些内容，法律也没有规定。正如上文提到的例子，再审被申请人主张银行对账单、投资决议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没有义务允许有限合伙人查阅。知情权监督权受到侵害往往是因为双方对法条的理解产生分歧，而法律规定又不够明确、具体，所以只能上诉法院，由法院进行审判。

（二）派生诉讼难以得到实现

《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这一条看似保障了有限合伙人的救济权利，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这就要求有限合伙人在主张这一权利时证明执行事务合伙人不积极行使权利，增加了其举证负担。从前面的案例来看，如果有限合伙人行使该权利，说明其与普通合伙人立场不一致，在举证过程中会遇到普通合伙人各种阻挠。当普通合伙人不受制约，极易武断专断，从而铤而走险，而有限合伙人未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提起诉讼。

（三）安全港规则范围过于狭窄

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因此其对公司没有实际的管理权利。但其又投资了企业，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企业的利益共同体。所以法律势必要赋予其一些权利，这些权利的行使不足以使得有限合伙人对公司的实际运营产生影响，所以《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是一个安全港规则，规定了八种情形，有限合伙人实施这八种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仍然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但是这八种情形就算“过度”实行，也很难对企业产生实质性影响。这八种情形大多是一些知情权和救济权，很少有对普通合伙人的行为进行限制的权利。而且我国的安全港规则（safety harbor rules）是借鉴美国的法律制度的。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我国是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我国的安全港规则只限于八种情形，而美国的安全港规则究竟能

否适用取决于法官对个案的具体裁定^[9]。所以我们的制度设计不如美国灵活，换言之，如果遇到情况特殊的案例，不在八种情形之中，但也没对公司管理造成实质影响，在我国可能法院会裁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美国可能会认为仍受安全港规则的保护。

四、立法建议

（一）规定行使知情权时以书面申请和签署保密协议为必备条件

笔者认为，如果修订《合伙企业法》可能性不大，起码最高人民法院应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来阐释有限合伙人有权知悉的财务信息具体包括哪些，是否包括银行对账单以及投资决议。另外，有学者认为凡事关公司经营的重大事项决定均需告知有限合伙人。笔者也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作为有限合伙人企业的一份子，有权知悉企业重大事项，就像公民有权知悉自己国家的政策、决定一样，这是其固有的权利，应当坚决捍卫。

另外法律或司法解释还应阐明有限合伙人行使知情权的具体路径。例如是经书面申请即可查阅相关信息，不受普通合伙人的同意与否还是提出书面申请，需要说明理由，表明目的，有一个审核期，类似于刑法中的缓刑考验期。毕竟财务状况是一个公司的机密信息，如果以口头方式进行查阅，有可能导致信息泄露，也查不出泄密者。另外有限合伙人在申请查阅公司财务信息或者其他机密信息时，需要签署保密协议，确保该信息只限于本人知道，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人泄露。因此，法律或司法解释可以要求有限合伙人在查阅公司财务状况信息时签署保密协议，既保护了其知情权，也有效避免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二）完善派生诉讼权的行使程序

简化派生诉讼的程序，明确其适用条件——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既然执行事务合伙人不行使权利，背后一定有动因，此时如果仅仅是让有限合伙人去督促他行使权利，可想而知，收效甚微。法律应直接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限合伙人可以为了企业利益或个人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有学者主张在派生诉讼的情形中，有必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一原则。笔者也认可并支持这一观点。因为有限合伙人并不参与管理公司事务，对企业了解不够全面，很难证明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行为对企业或者其他有限合伙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如果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大大加重了有限合伙人举证责任的负担。因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要求执行事务合伙人证明其管理行为没有给企业或其他有限合伙人造成损害，如果管理行为真的正当，对于其也没有什么难题，如果有别的目的，通过这一点可以有有效的保护有限合伙人的利益^[10]。

（三）扩大安全港规则的范围：重大决策须经半数以上有限合伙人表决通过

安全港规则的设置本身是为了承认有限合伙人具备一定的企业参与权。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八种情形很难对公司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增加一些条款来规范普通合伙人的管理行为呢？笔者认为当然是可以的，比如可以在其中加入一条：普通合伙人作出的影响企业重大利益的决策须经半数以上有限合伙人表决通过。这个条款的增加可以有效地起到监督普通合伙人管理企业的作用。虽然美国的立法越来越放松对于有限合伙人的责任范围，但我们也不能盲目扩大这一规则。立法者需要在保护有限合伙人权利和监督普通合伙人管理行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参考文献

- [1] 刘俊海. 论合伙型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人的退伙财产请求权——合伙企业法和投资基金法不同维度[J]. 政治与法律, 2021(06).
- [2] 鹿英琪. 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研究[D].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 2020:34.
- [3] 朱国峰. 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制度研究[D]. 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 31.
- [4] 郭馨雨. 私募基金有限合伙权利保护研究[D].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2020:39.
- [5] 徐立伟. 派生诉讼管辖应受基础法律关系仲裁条款约束[J]. 人民司法, 2022(06).
- [6] 高飞. 有限合伙企业派生诉讼问题研究[D]. 贵州: 贵州民族大学, 2022: (19).
- [7] 蒋朝. 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再界定与完善[D]. 秦皇岛: 燕山大学, 2022: (14).
- [8] 肖光亮. 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保护[J]. 人民司法, 2020(12).
- [9] 王茜磊. 我国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事务”的边界问题研究[D].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18:24.
- [10] 李露. 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内部转让法律实务初探[J]. 中国律师, 2022(09).